

T5236.05/4462

15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吳越春秋卷之五十六

議六

冠冕

冕服議二首

木冠乘馬議一首

太子服絳紗袍議一首

經籍

孝經老子注易傳議二首

冠冕

冕服議

新慶元年九月十九日

長孫無忌

議曰隼

舊唐志通典會要

衣服令乘輿

唐志

作祀天地服

大裘冕無旒臣無忌志寧敬宗等勸前件令是武德初撰

雖馮周禮理極未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南至披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六

議六

冠冕

冕服議二首

衣冠乘馬議一首

哈佛大學哈佛英京圖書館藏印

太子服絳紗袍議一首

經籍

孝經老子注易傳議二首

冠冕

冕服議

顯慶元年九月十九日

長孫無忌

議曰準

舊唐志通典會要有武德初撰四字

衣服令乘輿

唐志作天子

祀天地服

大裘冕無旒臣無忌志寧敬宗等勘前件令是武德初撰雖憑周禮理極未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南至披

衾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地數也而此二禮俱說

周郊與衾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

寒理非當暑若啓蟄祈穀冬至報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允

至於季通典作秋夏迎氣龍見而雩炎熾方隆通典如何

可服謹尋歷代唯服衾章與郊特牲義旨相協按周遷與

服志云漢明帝永平二年詔唐志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

地服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衾

又王智深宋紀曰明帝詔唐志云朕以大冕純玉藻玄衣

黃裳郊祀天地後魏周齊迄于隋氏勘其禮令祭服斯則

百王通典炎涼無妨復與禮經事無乖殊諸本今請憲章

故寔郊祭天地皆服衾冕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準諸本

檢作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絺通典會要並冕四旒三章祭

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今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

即唐志三公亞獻皆服衾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

輿章數同於大夫君少臣多殊不可據周禮云祀昊天工

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衾冕享先公則

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唐志諸祠作祀

則玄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衾冕以下皆如

王之服所以三禮義宗遂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

日所著會要作服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

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二為節義在法

天豈有四旒三章翻為御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便是

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又王著會要作服玄冕

之時羣臣並著諸本作次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

文久不施用亦猶祭祀之立尸侑君親之拜臣子覆巢設

若族之官去龜置蝸氏之職雖曰古禮唐志作難施周代事不可

唐志行是故漢魏以來通典會要作年下迄隋代相承舊事皆服

唐志唯用作衮冕今新禮親祭日月乃仍作服五品之衣諸本臨

事施行實不穩便請遵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衮冕謹議

公卿以下冕服議

楊炯儀鳳二年

議曰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

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

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

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

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

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

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彞藻火粉米黼黻此

又百代可知之道也今蘇知機表奏請立節文改章服奉

付禮官學士詳定是非者謹按虞書曰子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舊唐志文粹作繪宗彞藻火粉米黼黻

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者象聖

王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雨文粹作物象聖王澤霑下人也

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唐志作機布教也華虫者雉也身

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彞者虎唐志諱作武雉也以剛

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

文粹以生象聖王為物之所賴也黼者能斷割象聖王臨

作時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有周氏

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

神明也唐志文粹並無於是乎制衮冕以祀先王也九章

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者衮者卷也龍德神異應時會要

文粹潛見表聖王深沉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

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

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唐志

雖者山林所生也明其象也又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

者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

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收黼唐志文粹並無此字黻之相

背昭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故治唐志講定制禮功成

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

法服乃自此之唐志會要出矣天下之文粹有能事又於

是乎畢矣今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

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武山火文粹作龍者又不

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

紀官之號水為盛唐志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

會要此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與諸本符仰觀則璧合珠

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畫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

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施會要文粹作陳於法服也

雲也者從龍之氣也水也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為章

目也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鸞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鸞者

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鷩者鷩鳥也適可以辨詳

刑文粹作刑曹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功也

又稱藻為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井被

二本紅葩之狎獵請為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藻

者飾也蓋以蓮飾水也非謂藻為蓮若以蓮代藻變古從

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則文粹作意此又不經之

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

也今三品乃得周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豈

唯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黼冕四

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

此又不經之甚也國家以斷鼈鍊石之功今上以緯地經

天之德漢稱文景周曰成康講八代之樂蒐三王之禮文

物既行矣尊卑又明矣天下已和乎矣萬國已咸寧矣誠

請順考古道率由舊章弗詢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若

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王之故事猶可以適

於今矣若夫唐書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

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

之法度者哉謹議

衣冠乘馬議

文粹作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景龍二年

議曰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上文粹皆乘車而以馬為駢

服魏晉已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

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憇息馬援南伐

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

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

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

車憑軾可服舊唐志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

灼然之明驗也唐志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

謁唐志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

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

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鸞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

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止文粹可配車而行今乘

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

褻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

鞮而升鏡跣以乘鞍非惟不施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

折中進退無可文粹且長裙廣袖翼如檐如鳴珮紆組鏘

鏘弈弈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

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絀駮相續

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唐志秘閣有梁武

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馮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

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民唐志間唐志

當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踈而兵士



著芒屨者閭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  
 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  
 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寔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唐志  
武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政宜因俗禮貴緣情殷輅  
 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珮用捨無恒况我國家道秩百王  
 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唐志作資於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  
 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抑唐志文粹  
 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胃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  
 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謹議

太子服絳紗袍議

并序

蕭嵩

開元二十六年肅宗升為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

服絳紗袍

會要作衮下同

之文太子以為與皇帝所服

舊唐志通典會要作

撰

同因上表辭不敢當請有

會要有司字

以易之玄宗令百官

詳議嵩與裴耀卿等奏議之

議曰臣等謹按衣服令云皇太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

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綬犀簪一

諸本並無一字

導絳

紗袍白紗中单皂領標襪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革

帶劔珮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

其絳紗袍則是冠衣之內一物之數與裙襦劔珮等無別

至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為首飾名制有殊并珠琉

及衣

諸本並無此字

裳采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不可事事差異

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

至敬之情有所未會要通典作不敢衣服不可減省稱謂須更變  
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袍為稱但稱為具服則尊卑有差  
謙光成德謹議勅改為朱明服

經籍

孝經老子注易傳議

劉子玄

議曰謹按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注爰在近古皆云鄭注  
一無此字即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

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茂祖二

一作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自齊梁已來多有

異論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

遂得見傳於時魏齊則立於學官著在律令蓋由庸俗無

識故致斯訛舛然則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條據鄭

君自序云遭黨錮之事迹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

毛詩論語為袁譚一作潭非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

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注所述及

應對時人謂之鄭注其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三禮尚書

周易都不言鄭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

注五經之外有中侯書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

答臨碩難禮駁許慎異義發墨守鍼膏肓及答甄子然等

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

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

語謂之鄭記唯戴詩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

也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具稱諸所注箋駁論亦不言注孝  
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侯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  
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  
氏改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爲演孔圖云康成注禮  
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別一作有評論宋均於詩緯  
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也  
師所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玄之所  
注於此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叙  
孝經云玄又爲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  
令余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  
云爲春秋孝經畧說則非注也謂所言玄又爲之注者汎

辭耳非事實其序春秋亦云玄又爲之注也寧可復責以  
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承謝薛瑩  
司馬彪袁山松等其爲鄭玄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  
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云奉詔令諸儒  
注述孝經以肅說爲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都不言  
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訂證若  
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蕭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  
十一也魏晉朝賢論辨時事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引  
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證驗易爲討覈而代之學者  
不覺其非乘彼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  
於代觀夫言語鄙陋義理乖踈固不可以示彼後來傳諸

不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其詳正無俟商  
推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至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士一作

生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邵邵

以示河間劉洸仍令校一作置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

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邵

以為此書經文盡正一作傳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

於學官良可惜也然則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論旨發問

校其短長愚謂行孔廢鄭於義為允又今俗所行老子是

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結草庵於河曲

仍以為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經之

鄙言流俗之虛語按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有三家河上

所釋無聞焉豈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說也其言鄙

陋其理乖訛雖欲繞別朱紫粗分菽麥亦皆嗤其過謬而

况有識者乎豈如王弼英才雋識探曠索隱考其所注義

者為優必黜河上公昇王輔嗣在於學者實得其宜又按

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二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

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

藝文志韓易有十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隳

刺者矣夫以東魯伏膺文學與子游齊列西河告老名行

將夫子連蹤而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沉翳不行

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鄭璞濫名周寶

必欲行用深以為疑臣竊以鄭氏孝經河上公老子二書

訛舛不足流行孔王兩家實堪師授每懷此意其願莫從  
伏見前前一作去月十日一作十日勅令所司詳定四書得失具狀聞奏臣  
尋草議請行王孔二書牒禮部訖如將為允請即頒行謹  
議  
一作皆唐會要

同前

司馬貞

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本  
參校古文省除繁一作煩惑定為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  
是鄭玄所注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其一無此字故往賢共疑  
焉唯荀昶范曄以為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  
序以鄭為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為優且其注縱非鄭氏  
所作而義旨敷暢將為得所其數處小有非穩寔亦未一作

引爽經傳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  
遭巫蠱代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  
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為  
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  
非宣尼之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兄妻子  
臣妾一作嚴親繇一作妻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  
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為一章仍  
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即為章首不合言故是古  
文既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一無此字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  
但經文一作不真抑亦傳習淺偽至一作注用天之時因  
地之利其畧曰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一作

徒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傍出諸子而引之爲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之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寔未可望請準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又注老子道德經者實謂玄言注家多罕窮厥旨河上公蓋憑虛立號漢史實無其人然其注以養神爲宗以無爲爲體其詞近其理弘小足以修身潔誠大足以寧人安國且河上公雖曰注書即文立教皆體指明近用斯可謂知言矣王輔嗣雅善玄談頗探一作深要窮神用乎一作於橐籥守齋默於玄牝其理暢其旨微在於玄學頗是所長至若近人一作微立教修身弘道則河上

竊得今請望王河二注令學子者俱行又案劉向七畧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所存者多失真本又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時六卷今二卷知其書錯謬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畧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秘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其質粗畧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不可將帖正經謹議

一作皆唐會要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七

議七

喪服

朝臣被推劾暮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內議一首

嫂叔舅服議二首

父在為母及舅姨嫂叔等三服議一首

廣喪朋友議一首

改葬服一首

子游麻衰議一首

朝臣被推劾暮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內議

魏徵

議曰竊以刑辟之設世輕世重防奸慮禍異代同歸傳曰  
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

乃哲王盛德稱之自遠爰逮近古漸爲深防刑人不在君側雖著禮經子孫緣於父祖猶無定式故張湯伏辜安世爲漢朝名相嵇康就戮延祖爲晉室忠臣是知君有刑臣之道下無讐天之義至於子孫方之昆弟愛敬不同非無等級考之刑憲參詳古今科條旣殊節文又異量輕重以原情因親疎以定制疎而不陋簡而易從示無私之心坦至公之路論德則可大爲法則可久理不失不害意因循弗革切爲未允至若被推劾者暮以上親不許入內此由罪狀初發君怒未怠父子兄弟義不自安上展睿聖之心下申恐懼之意且不聽入未爲失理依舊不改亦非乖謬謹議

嫂叔舅服議

顏師古

貞觀十四年

議曰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慎終追遠敦風厲俗輕重各順其適名寔不可相違喪過乎哀承疑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道之遺旨所議兩條寔

爲舛駁特降繚紆俾革遺謬歷代之所不寤儒者於是未詳超然玄覽獨照深致竊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况乎昆弟一作季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貲

資

一作

業本同途乃均諸百姓絕於五服當其喪沒闔門縞

素已獨晏然玄黃莫一作不

一作

改靜言至理殊非弘通無益關

防實闕淪薄相爲制服孰謂非宜在昔子思宣尼之胄爲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旣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豈曰稱



情又外氏之親俱緣於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姨既小功  
舅乃總服曲生異議茲亦未安秦康孝思見舅如母語其  
崇重寧非密戚三月輕服靡副本心愚情為昆弟之妻服  
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為舅小功同於姨服則親踈  
中節名數有倫惟薄之制更嚴內外之序增睦至如舅姑  
為婦其服太輕冢婦止於大功眾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  
重事義特隆一作崇饋奠之重一作勤誠愛兼極畧其恩禮有  
虧慈惠猶子之婦並一作普服大功已子之妻讎其減降又  
是厚薄乖義理相刑一作形以類而言未為允協今請冢  
婦基一作周服眾婦大功既表授室之親又答執笄之養叔  
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一作則周合齊平更無窒礙矣謹

議

一作皆庶會要

同前

魏徵令狐德蔡同議

議曰臣竊聞之

四字文粹作臣聞

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

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

在乎敦睦由乎親親以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隆殺

二十六字舊唐志會要文粹並作夫親有九族服紀有然六隨恩以厚薄稱情以立文紀唐志作術

會要作原夫舅之與姨雖為同氣權之於母輕重相懸唐志文粹作論

殊度義先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唐志文粹作族姨乃外戚他族唐志

文粹求之母族考之終極去之彌遠唐志文粹作考之故

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今甥

諸本舅服止一時為姨居喪五月徇唐志實逐唐志

末棄本此唐志文 古人情有所未悟唐志文粹作 今之唐

文粹作 損益實二字諸 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

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者

則為之朞未嘗同居則不為服為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

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會要有

室 則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因諸本 知制服雖繫

於名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孩童之叔劬

勞鞠養恩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

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

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

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

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

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中虞則恩禮甚

篤顏弘都則志竭誠感唐志作竭誠致感 馬援則其見也

唐志 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

其所行唐志 之旨豈非先覺者乎唐志文 但于其時上無

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唐志文 千載至禮藏

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御宇光華再旦唐

文粹作欽明在 禮樂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求念飾唐志文

終凝神遠唐志文 想以為尊卑之叙已備二字唐志文粹

喪紀之制或情理未當唐志作隆 爰命秩宗詳議損益唐

文粹作更 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

或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成秩敦睦之情畢舉

二十二字唐志作或引兼實無文之禮成秩敦睦之情仍有俾字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

於將來信列聖所聞唐志文粹作信超終古文粹作超百王而獨

得者也其損益之事備陳如左九字文粹唐志並作諸儒所守互有異同詳求厥中

申明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適

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年二字文粹作甚衆子婦舊服小功今

請與兄弟子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

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總麻請與從母同

服小功謹議

父在為母及舅姨嫂叔服議

元行中開元五年

議曰夫天地之性惟人最靈者蓋以智周萬物惟睿作聖

明貴賤辨尊卑遠嫌疑分情禮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

本緣情制服則有申有壓借唐志會要天父天夫故斬衰

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會要

作陰陽而配合同兩儀之化成而妻喪杖周二本情理俱

殺者蓋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

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

嚴父故父在為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壓者則

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二本有可異於飛走別於華夷義

農堯舜莫之異二本也文武周孔所同遵也唐志作同今

君捨尊壓之重虧嚴父之義畧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

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妻從母之名又即母之女黨加

於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總以  
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謹詳三者之疑並請依  
古為當謹議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  
兼茂不忝前列雅度精識一作誠其儔蓋寡佑甫昔年嘗為  
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神馬大曆七年余寓滌  
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余美其重  
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軌躅無替亦感恩者之所慰  
幸也公理又念余曰政自從事於文場力氏未嘗以一言見  
誨豈所望也蓋示今議之利病荷歎公理年四十班於赤

墀之下

六字亦作班存亦墀

簪筆持簡為王近臣頃又佐廢問董淮

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級步潤視光車美服為貴為  
選而已矣乃不遺我諛狹不畧我衰憊念噬膚之戚收門  
吏之舊周爰諮謀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  
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卷之多可以鎮方城况  
其渺瀰既廣嶄峩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  
有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未泰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席與故  
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柳州  
吳知龐歙州濬或以疾而沒或遇戕於盜韋氏出涕沱若  
有一一作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歛七箸離筵席  
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

戚容而已又間歲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叅佐有加官者聚合藥餌卜日為宴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字指館于荆南邢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為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為尚書倅僕感杜筮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噓鄙之詞克初於聽謂我樵夫農叟之智也好我者顰一作頻戚而相誨曰慎無以方柄施圓鑿自取辱焉諄諄如不能已僕懦夫也因是而自悔乃此文辭作及其宴也太庖其酒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燭使膳夫歛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輿曳之無筭又焉

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它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義當矣又何以規議既成客謂祐甫曰韋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嘗知其風味公直簡諒魏則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剝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盍辯焉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熟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

蒲於上狼籍甚盛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刑副使之喪若

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矣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祈左傳

作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情不

至焉率而為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

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

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褒貶文粹無此字

韋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為魏公使介今

茲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及近而非中也僕射疑

雖不腆中臺之劇曹郎且蕪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

為尚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故君子一作以敬故君

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

之所任也厥戮宣子之僕及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

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懷文粹

作重公正之一無世論議之與刑罪一作與當豈異哉子

何見過川文粹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

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哉

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

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

刻石而美之於後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

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

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

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困而書之

改葬服議

韓愈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可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非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

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者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者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文粹無知其是字至少也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

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塋近代  
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百二本無里之外或子幼

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塋於其土文粹

及其反塋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

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

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

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

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

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

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

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一作三月而後

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啟

殯文粹無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

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

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子游麻衰議

高郢

衛司寇惠子之喪也其子虎見廢不得為嗣子游為之麻

衰以譏之將軍文子既悟而虎得復位載在禮典先儒是

非之說禮 戲人書曰盛德不狎侮使彌牟能知

禮也是君子也當書直以救失為不知禮耶是小人也當

務疑其能提耳喻之何狎侮之為乎觀文子未正虎位

非不知也重違惠子之志將候告者而行之偃柩何以廣



自許以狎待人重其語言輕其重服乘人之失伐己之明  
又非美之位不可謂無辱且多識前言 其失而回適  
若此設使立人之朝 人之政至於講大禮臨大節獻可  
替否任賢去邪言可得聞乎無以乃裂寇毀冕行恠而已  
矣遠觀望之未見其可直人不以其直也不敢以道徇物  
而忘其身赴井救人傷教害義殆非所謂習禮者矣

嫂叔舅服議第二篇

求之母族

此下浙本文粹有姨不在焉四字

禮樂

詳洽

浙本文粹作五禮詳洽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八

議八

刑法

嗣濮王犯賊請免死議一首

將軍王去榮殺人議一首

復讐議三首

斷屠議一首

功臣恕死議一首

刑議一首

嗣濮王犯賊請免死議

裴子餘

議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故聖人但訊於羣臣  
仰採爰書俯窺刑鼎應議之科有八議親之意特深犯死  
之條有二犯賊之刑非重廣骨肉之禮則德盛而教尊崇  
錐刀之禁則化衰而情莫疑謹按國子司南之嗣爵重阜

陵當膠東之榮位齊列無聞樂善有墜昭害疑但以刑故  
宥過議人不捨武帝忍受於漢親抵罪可矜高祖約法於  
秦暴則知原情輕重與事淺深哀死者之銜冤不以親而  
廢法憫生靈之無識不以法而陷人盜爲因官犯罪專殺  
以盜之此正盜而爲輕因殺而非重進雖傷於貪穢退非  
負於幽冤豈惟乾坤感氣雨露所偏然而睦彼親親須明  
惻隱謹議

將軍三去榮殺人議

并序

崔器

右件官打殺本部富平縣令杜徽恩旨以其能放拋石免  
死奪官自身配陝郡効力中書舍人賈至等未即行下奏  
請奉進勅旨議者

臣等伏以法者天地之大典帝王守之猶不敢專也若王  
去榮者乃敢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開元已前無者  
尊朝廷也當今疑爲天下主愛無親疎得一夫榮而失萬  
姓何利之有又八議名例都無此名十惡科條乃居其一  
殺本部縣令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  
不知所從夫國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養由  
基射穿七札楚王以爲辱國林慮公主男犯法漢君不爲  
減罪賤枝則去榮何有受去則林慮可徵晉文棄原取信  
以信大於原也今陝雖要郡不急於法則海內無處不疑  
疑况陝郡乎無法也賈至等皆朝之忠良見疑尅在近此句  
謹議

復讐議 并序

陳子昂

臣伏見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議曰

先王立禮所以進人也明罰所以齊政也夫枕干讐敵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然則無義不可以訓人亂綱

不可以明法故聖人修禮理內飭法防外使夫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能暴亂不作廉耻以

川文粹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竊見同州下邽人徐元

慶先時父為縣令趙師韞所殺元慶潛為集作傭保為其

父報讐手刃師韞束身歸罪雖古烈士新唐書亦何以多

新唐書識足以激清名教旁感忍辱蓋王之靡者也然按

之國章殺人者死則國家之畫一集作畫法也法之不二

新唐書作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又按禮經父讐不同天亦國家勸

人之教者也教之不苟元慶不宜誅臣聞昔者刑之所生

本以遏亂仁之所利蓋以崇德今元慶報父之讐意非亂

也行子之道義能仁也仁而無利與亂同誅是曰能刑未

可以訓元慶之可顯宥於此矣然邪由正生理必亂作昔

禮防至密其弊不勝先王所以明刑本寔由此今倘義元

慶之節廢國之刑將為後圖政必多難則元慶之罪不可

廢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禮誰救聖人

作始必圖其終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

人之義其政不行且夫以私意而害公法仁者不為以公

法而徇私義王道不設元慶之所以仁高振古義伏當時  
新唐書作以其能忘生而徇集作於德也今若釋元慶之  
義通天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而虧其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  
無生之節也如臣等所見謂宜正國之法新唐書真之以  
刑然後旌其間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編之於  
令永為國典

同前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邠人徐元慶文粹作君者父爽為  
縣吏趙師韞所殺卒得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  
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間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  
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

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  
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進焉唐  
書作不誅其可旌茲謂濫黜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  
得並也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嚮違  
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  
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向使刺讞其誠偽考正  
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  
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  
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而  
元慶能以載天為大耻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  
之胷介然自克即死文粹作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

者宜有慚色將謝之而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死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教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使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

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亡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以其王法為敵讐也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文粹有令如字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必達理夫達理

二理字并本  
文粹並作禮

同前 并序

韓愈

元和六年九月七日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

四字  
舊唐

志作殺仇  
人秦果

自投於縣請罪勅云復仇

舊唐志  
作仇

殺人自

舊唐  
志作

固 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其天性

志在狗節本無求生

舊唐志有  
之心二字

寧失不經特從減死

舊唐  
志有

之法宜决杖一百配流循州由是有此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

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

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即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

都尉韓愈議曰

伏以子復父文粹無仇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舊唐書

周官又見舊唐志諸子文粹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

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盖以為不許復

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

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

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淺其

文於律者其意將文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

引經而新唐書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

則死義新唐書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讐言也此

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不受

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

又周官曰凡報集本新唐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

復仇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

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戒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

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稱可

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文粹於今

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

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  
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仇  
者事發具其事因下仁字文粹作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  
處之則經律文粹新唐書無律字無失其旨矣謹議

斷屠議

崔融聖曆三年

議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獮  
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自天子  
下至庶人莫不揮其鑿刀烹之鶴鼎所以充庖厨故能幽  
明感通人祇輯睦萬會要作百王千帝殊塗同歸今若通典禁  
屠宰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便通典作將恐違聖人之達  
訓奈明王之善經一不可也且如江南諸州乃以魚爲命

酒西諸國以肉爲齋一朝禁止百姓勞弊富者未革貧  
難堪二不可也加有會要作又貧賤之流封割爲事家業倘失  
性命不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揔絕但益恐嚇惟長  
奸欺外有斷屠之名內誠敲刀者衆勢利依倚請託紛紛  
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人之小心通典作是君子之小恩而考古  
會今非國諸本有家字之大體但使順月令奉天經造次合禮  
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爲  
盡善伏惟聖主採擇謹議

功臣恕死議

呂溫

昔衛蒯聵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典近  
代惑者爲因口號一作因爲口實於是乎有功臣恕死之與考諸

古訓其異端歟稽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所一作時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人所以一號令而惇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壘畝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率勞怙寵崛強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竣法大爲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暴爲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倉忽一旦

矣馭有黥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險隳突憲綱或姦鋒將發豐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塵涓之勞集作螢燭之

助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驚寵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恕死爲使愚而有功小人不幸集作又告以無

死是增驕而啓奸適所謂賞之一有禍也雖恕之死其能

免乎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惟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遽

宥以罪死是宜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

也若乃徧如徇盜庸如黥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

其慕生廉耻自固名節非所以道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

也以爲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拘集作之以紀律



名之以好惡聳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勳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柰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刑議

楊夔

議曰刑可以立乎堯舜不能去不亦深乎曰貳於法而行之苟違之者是不由砥終而紊之則孰若嚴刑而使知畏姑以一字言之立其墻垣崇其閑闕猶有穴而入者而况於不設乎漢輕其法寔民於禍矣之而不是子更此句鳴呼致金於路坐拾者以盜不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九

議九

貨食

貨泉議一首

復漢以粟為賞罰議一首

錢貨議一首

錢重物輕議一首

廢職田議一首

邊防

與魏徵論突厥議一首

拔四鎮議一首

設險議一首

貨食

貨泉議

文粹作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開元二十二年

議曰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

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  
 相得其術而國以勦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  
 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  
 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  
 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文粹作錢布為下幣管仲曰夫三  
 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  
 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  
 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  
 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  
 權唐志人為唐志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  
 人為唐志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

錢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

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

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柰何而

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

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雜心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

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

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

則人去南畝者眾去南畝者眾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

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

以威禁故令法不可以行人之理亂十字唐志會要作法

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

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會要作則益恣昔漢文

帝之時吳淠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

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

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

言其失以効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爐不知加

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賈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

錢錢輕會要無此二字禁寬則行錢重唐志會要無此二字禁嚴則止止則

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會要有之

曲二字銅貴在於採用者眾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

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

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

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鑄會要作錢不破會要叠公錢不破四

字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唐志會要文粹作未作未唐策作斯通典作不復利

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謹議

復漢以粟為賞罰議 呂溫

議曰先王賞以飾喜罰以飾怒喜必待功而賞不僭行怒

必集作得罪而罰無輕赦其來尚矣漢氏雜霸道而隳王

制昧宓規而徂小利俾人納粟除罪拜爵以罰人則廢法

以賞人則廢功以儲蓄則廢本是阻禁作沮勞惠奸而怠棄

南畝也何以言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而班爵於弁斐之

家折圭於滯積之室使屠沽賤隸陵駕英豪苟有懷廉耻

之心豈復致患難之死雖月要天地日誓山河而賞不足

以勸矣天討有罪刑之集作無赦而撓權於殘賊之徒屈

法於奸宄之黨使兇人汗集作吏言暴無傷苟開必免之

門孰懲罔極之惡雖臨以斧鉞驅於鼎鑊而刑不足以威

矣且朝糜好爵以粟授受國有常刑以粟出入貪利愛生

之夫孰不願空墮畝而貨圭組竭倉廩而救死亡拜爵者

坐等封君遂忘其本業免罪者室如懸磬集作曷保其生

聚賞罰者君集作人之大柄農嗇者為集作國之求圖忽

而棄焉曾不是念而利乎國儲之斲實兵食之僅濟其何

補歟然而漢承秦弊中國耗弱高惠務厥完輯孝文守以

恭儉德未浹於海外威未行於四夷邊候猶聞擊柝戍士

不得解甲晁錯是以權宜之對救弊之術偷利於當代幸

成於一時雖曰有因而為終貽識者之誚國家體元御極

繼天而作勝集作軼殷周休有集作唐虞率我蒸人登于

壽域王一變至於帝帝一變至於皇非大道之暮不聽非

聖德之猷不集作問焉有集作近古之失策採庸

臣之詭論者哉必患國廩猶虛邊餽未繼莫若興李悝之

平糴務充國之屯田練將簡兵以省軍費輕徭薄賦以悅

人心東作一興西成再秩則太倉之蓄如京矣塞下之稼

如雲矣亦何必虧昭德塞違之道墜信賞必罰之典恐非

聖唐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錢貨議

元稹

奉進止當今百姓乏集作困衆情所知欲減稅則國用不

充欲依舊則人困轉甚皆由貨輕錢重征稅閭加宜令百  
寮各陳意見以革其弊者臣以為當今百姓之困其弊數  
十不獨在於錢貨征稅之謂也既聖問言之又以爲黎人  
之重困不在於征集作賦稅之閭加悉在於剝奪之不已錢  
貨之輕重不在於議論之不當患在於法集作號令之不行  
今天下稅賦一法也厚薄一槩也然而廉能蒞之則生息  
貪愚蒞之則敗傷蓋得人則理之明驗矣集作世豈征稅閭  
加之謂乎自嶺已南以金銀爲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爲  
交易黔巫溪澗大抵用水銀硃砂繒帛集作採巾帽以相市  
然而前人以之理後人以之擾東郡以之耗西郡以之贏  
又得人則理之明驗也豈錢重貨輕之謂乎自國家置兩

稅已來天下之財限爲三等集作品一曰上供二曰晉使三

曰晉州皆量出以爲入定額以給資然而節將有進獻以  
市國恩者有賂遺以買私名者有藏錙滯帛以貽子孫者  
有高樓廣榭以熾第宅者彼之俸入有常也公私有分也  
此何從而得之又國家置度支轉運已來一則管鹽以易  
貨一則受財以經費近制有年進月進之名有正至三節  
之獻彼之管鹽有常也受財有數也此又何從而得之且  
百姓國家之百姓也財貨國家之財貨也不足則取之有  
餘則捨之在我而已又何必授之重柄假之利權徇彼之  
徼恩成我之怨府哉今陛下初臨億兆首問羣寮誠能禁  
方集作藩鎮大臣不時之獻貢罷度支轉運別進之名絕賂

遺之私節侈靡之俗峻風憲之舉深贓罪之刑精覈考課  
之條慎選字人之長若此則不減稅而人安不改法而人  
理矣至于古今言錢幣之輕重者熟矣或更大錢或放私  
鑄或龜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銷毀或禁器用或  
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損或益者蓋法有  
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見元和已來初有公  
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帛兼行之法近有積錢不  
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必有用錢不得加除之勝然而  
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兼於賣鬻積錢不出於墻垣欺  
濫偏行於市井亦未聞鞭川粹一夫黜一吏賜集作一告  
訐壞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蓋行之不至也陛下誠能

檢古今救弊之方

集作

法集作施賞罰必行之令則聖祖神宗之

法制何限前賢後智之議論何窮豈特愚臣盜竊古人之  
見自稱革弊之術哉謹議

錢重物輕議

前人

右臣伏見中書門下牒奉進止以錢重物輕為病頗甚宜  
令百寮各隨所見作利害狀類會奏聞者臣備位有司謬  
摠邦計權物變弊職分所當固合經心自思上達豈宜待  
問方始啓謀臣伏以作法於人必求適中苟非濟眾是作  
不臧所以夙夜寘懷重難其術伏奉制旨旁採庶寮臣實  
有司敢不知愧既不早思所見上沃聖聰今乃備數庶官  
有隨奏議無乃失有司奉職之體負尸位素餐之責况道

謀孔多是用不集盈庭之言自古所知至於業廣即山稅  
徵穀帛發公府之朽貫禁私室之滯藏使泉流必通物定  
恒賴羣議所共指事皆然但在陛下行之有司遵守利害  
之說自足可徵若更將廣引古今誕飾詞辯有齊畫餅無  
益國經恐重空文不敢輕議謹議

廢職出議 并序

李元紘 開元十三年

時初廢京司職田議者請於關輔置屯田以實倉廩元紘  
建議曰

伏以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後地棄不墾發閑人  
以耕棄地省餽運以實軍糧於是乎有屯田其為益多矣  
今百官所退職田散在諸縣不可 舊要書本傳 聚也百姓

有所私田皆力自耕墾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即須公私相

換徵

會要作調

發丁夫徵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

地置屯占所未有得不補失

會要作若此處置

或恐未可謹議

邊防

與魏徵論突厥議

溫彥博

貞觀十三

三字貞觀政要作四非

年頡利初敗而來降者甚眾詔議

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為日久矣今天

寔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浮

之河南交蔡之地

政要作豫是

散屬

舊唐書突厥傳作居

州縣各使耕織

百萬胡虜可得化為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  
空矣惟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

原塞下令

突厥傳作全

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

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若遣向河南

突厥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太宗將從之秘書監魏徵奏

曰

突厥傳作言

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此是上

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代寇中國百姓冤讐陛下以其降

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

政要作舊

土匈奴人面獸

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

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取

取作政要作收其

河南以為郡

縣陛下柰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

孳息自

突厥傳作百政要作過

倍居我肘腋甫

政要作俯

邇王畿心腹之

疾將為後患不可河南處也温彥博奏曰天子之於物

也

政要作萬物

如天地覆載

突厥傳作天

覆地載

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

突厥破滅

政要作敗

之餘歸心

降

政要作部落歸

附陛下不加憐愍棄

而不納非天地之道

政要作心

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

河南亦無所患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

政要作厚

思終無叛逆魏徵又曰晋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平吳

以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遂出塞外帝不用欽等言數年之

後遂傾河

二本作瀝

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彦博之

言遣居內地

二本作河南

所謂養獸自遣患也彦博又曰臣聞

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醜

政要作羗

以命歸降

二本作我

我援護之使

二本作收

居內地我指麾之

突厥傳作

稟我教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為農人選其酋首

政要作長

遣居



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有

突厥傳

南單于居

突厥

傳作

於內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上竟從其議

### 拔四鎮議

崔融

議曰北狄之為中國患者久哉唐虞以上為獯鬻殷周之際曰後代西京東國有匈奴冒頓焉當塗典午有烏丸鮮卑焉拓跋世則蠕蠕猖狂宇文朝則突厥恣睢斯皆名號因時而改種落與運而遷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兵連禍結無代不有長策遠筭曠古莫聞夫胡者北狄之總名也其地南接燕趙北窮沙漠東接九夷西界六戎天性驕傲規伺便隙鳥飛獸走草轉水移自言天地所生日月所宜南有大漢北有強胡更相馳突至今陷潰者靡歲而寧焉漢興高皇以百萬眾塞于平城之下國人羞之逮至武

皇患其如此赫然發憤以肆志遠畧建元中使張騫始通西域既而列四郡據兩關用以斷匈奴右臂乃復度河湟築令居塞以絕南荒北交於是乘障塞絕亭燧出長城數千里矣于斯時也承文景玄默之後國用富強太倉之粟相因水衡之錢貫朽練兵選將深入窮追傾府庫之財殫士馬之力行人使者歲月亭障貳師驃騎首尾關河餓虎未摧其國已耗駝馳既死其人亦殄乃至造皮幣筭緡錢稅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懷深惟長久之計然而匈奴於是乎孤特遠竄羽檄不行焉始孝武開西域之後為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宣元哀平其道不替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

域怨叛與中國隔絕並復從屈匈奴歛稅重刻諸國不堪  
命光武中興皆遣使求內屬自建武至于延光三絕三通  
至唐太宗方事外討復脩孝武舊跡並南山至於葱嶺爲  
府鎮烟火相望焉其在高宗勵精爲政不欲廣地務其安  
人徃戍繁數用度減耗復命有司拔四鎮其後吐蕃果驕  
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以城堡無不降下遂長驅東向踰  
高昌壁歷車師庭侵常樂縣界斷莫賀延磧以臨我墩煌  
伏賴主上神鑿通幽冲機測遠下嚴霜之令興時雨之兵  
乃命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行軍大摠管安西都護闡溫  
古爲副問罪焉耆時也先命蘭州刺史行軍司馬宋師將料  
敵簡徒倍道據磧賊逢有備一戰而走我師追躡至于焉

耆糧道不繼而止竟亦無功朝廷以畏懦有刑流待價於  
瓊州棄溫古於秦州放棄二罪而諸將咸肅至王孝傑而  
四鎮復焉今若拔之是棄已成之功忘久安之策小慈者  
大慈之賊前事者後事之師柰何不圖也四鎮無守則在  
胡益贍必兵加西域諸蕃氣羸恐不能當長蛇之口西域  
旣動自然威臨南羗南羗樂禍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連  
則河西危河西危則不得救况復邊境守禦之具未整內  
郡武衛之備未精方湏命將出師興役動衆向之所得今  
之所失向之所勞今之所逸可不謂然乎而議者但憂其  
勞費念其遠征曾不知其蹙國滅土春秋所譏杜漸防萌  
安危之計夫南羗者請試言之往孝武皇帝築令居時羣

菑明約與匈奴合兵至十餘萬共圍抱罕遣李息爲擊平之是則菑胡同惡有自來矣邊而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爲塞河西地空稍徙民以居之至宣帝時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爲畜牧將軍趙充國以爲不可後菑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乃遣充國與諸將擊平之是則願牧始言非止於今年耳且漢之匈奴曷若今之默啜今之勃律孰與漢之南菑頃者若兵稍進晉賊先據要害則河西四郡已非國家之有今復安得而拔之乎何謂非國家之有但莫賀延大磧者伊州在其北沙州在其南延袤向二千里中間水草不生焉每災風橫必石飛吼行人晝夜有朽骨以知道路夜視斗柄以辨方隅

往往遇駝泉時時得馬酒而後度焉蓋駝馬死者十四五人畜疲極若北有強寇則難以度磧漢兵難度磧北伊西延安及諸蕃無救則疲兵不能自振不能自振則爲賊所役屬賊吞之又得肥饒之馬馬肥人逸漢復焉得懸軍深入乎有以知通西域之艱難也磧南有沙瓜甘肅四州並以南山爲限山南即吐渾及吐蕃部落賊知漢兵不得度磧必踰南山分路而下磧北賊與突厥通結相合而前則涼州以西勢必危矣故曰非國家之有拔之非便主上以默啜逆天置之度外神武不殺上仁好生遂令匍匐請命聳踴知耻中國不聞犬吠之警邊亭不識狼顧之憂聖人之用兵也如此則知啓脩政而有菴奔農脩德而風沙

至禹焚甲而夷人附舜舞戚而苗民來爲不虛也賈誼書  
云賈誼新書作周成王問鬻子曰聖王在上位使人富且壽夫富

則可爲也壽不在天乎對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無軍兵  
之事則人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吏積於德人  
無凍餒則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吏積於愛則  
刑罰廢人無天闕之誅則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人以  
時而用之以節人無癘疫則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今聖  
主在上而得四生稟氣流形孰不幸甚然爲邦之道安不  
忘危漢時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郎中侯應習邊事  
以爲不可東漢時西羌作亂徵天下兵賦役無已司徒崔  
烈以爲宜棄涼州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涼

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  
匈奴右臂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仍欲割  
棄一方萬里之土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土勁甲堅因  
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竟從燮議今宜日慎  
一日雖休勿休探侯應不可之言納傅燮深慮之議然後  
風爲號令雷爲折衝繕甲兵思將帥上與天合德下與地  
合明中與人合心善戰者不戰一作陣如斯而已矣拔舊安  
之四鎮委難制之兩克求將來之端考已然之驗伏念五  
六至于再三愚下固陋知其不可伏惟朝廷再三察焉謹  
議

設險議

李谿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爲國之衛恃於山川丘陵郭溝池自古而然也左氏傳司馬侯對晉主以九州之險而不以一姓恃險爲殆此欲其夕惕戰慄而進德也說者不知言左氏與大易相反而曰非設險或曰孟子稱地利不如人和夫和不設險以爲周備也何以言之昔周室肇基后稷業隆昌發玉璜佐命而寶龜卜七百之祀師逾孟津諸侯不謀而至遂雷响風飈音彪殷墟圯裂乃定鼎郊鄩遷都洛食聿脩祖宗之業非棄德也而無險阻以自固遂使晉文作霸召天子於河陽楚莊問鼎之失足以爲鏡矣向使周設秦之險秦法周之德則七百之期可以保強大萬葉之制可以無棟撓也且譬之御者焉

今猶任商周之德

業述商周之仁義然後阻江漢以險使夷狄賓因岳鎮以險使諸侯順憑關梁以險使近甸安張四維以險使百官衆斷刑罰以險使盜賊止求明察以險使奸僞白險之時用大矣哉斯所以來遠鎮邇戢兵解甲而守終膠固也謹

議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七十

議十

雜議

象古建侯未可議一首 當權左右議一首

漢高祖偽遊雲夢議一首

奏猫鼠議一首 晉文公問守原議一首

昭陵寢宮議一首 酷吏傳議一首

世祖封不義侯議一首 西伯受命稱王議一首

焚丹議一首

象古建侯未可議 魏徵

議曰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又皇家兩漢之大啓山河  
同獎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邵陵之師諸呂稱難朱虛

奮北軍之謀九鼎絕而復安諸侯傲而還肅比夫秦之孤  
立子弟爲匹夫魏氏虛名藩捍一作若圉固豈可同年而

語哉至於同憂共樂之談百不一存十二字通典作自隋  
氏亂離百殃俱起黎

元塗炭十  
不一存如蒙聖帝敷至仁以流玄澤沐春風而沾夏雨

一朝棄之爲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

既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必不

安粗脩則事在未暇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

則官府困窮厚歛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

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並分爲國邑京

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

代俱帶蕃夷黠羗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

堪其勞將有他變難安且勿動悔或不追其未可五也原夫

聖人舉事貴在相時或未可理資於通變敢進芻蕘之議

惟明主擇焉謹議

一英華多脫畧今以通典增入

賞舊左右議

前人

議曰昔晉文反國爰議從亡之賞漢皇定鼎先說入蜀之

功太宗兆協大橫未忘代邸之舊光武符膺赤伏猶念穎

川之勤此一霸三王名高前代豈溺情於近習曲私於一

物哉盖理有必然義不得已也書曰人惟求舊左右等攀

附麟翼多歷歲年入叅社稷之守出爲羈縻之僕冒犯鋒

鏑契濶險難或力盡鞍甲一作恩澤莫沾或身沒戰場子

孫未錄羣議不息實由於此今時來有運天門已開故攀  
桂疑作擊柱之謹未絕積薪之歎尚深若不申此大通疑考之  
羣望介之推高絜猶未免言臣等慮不及遠輒申狂瞽伏  
惟深察悚慄謹議

漢高祖偽遊雲夢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偽遊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  
為文粹作謂漢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  
刑矣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  
狩令文粹作合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  
功者進律漢時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偽遊之名不可以訓  
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

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矣

文粹無以字

昔崇伯之方

命圮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  
蓋以其行偽象恭且有四岳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  
行拒四岳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戮不辜  
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  
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堯所不為也漢祖不能斟酌  
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於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  
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栢人陳稀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縮之  
徒悉以叛換漢書項氏畔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  
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耻襲侵之事况光有天下者  
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



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寢以凌遲自雲夢始矣

奏猫鼠議

崔祐甫

右今日日中使某宜進止以籠盛猫鼠示百寮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一作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猫為其食田鼠也然則猫之食鼠載在典祀一作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猫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戾於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視之雖云動物一作異於麋鹿麀兔彼皆以時殺獲為國家一作之用此鼠有害亦何愛而曲全之一無此十一字猫受

人畜養一作養育棄職一作職既不脩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和

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目以

此一作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荐至紛

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猫鼠不可濫厠若以劉向五行傳

論之此一無此字恐湏申命憲司察視一作聽貪吏誠諸邊候無

失徼巡猫能致功鼠不為害臣忝樞近職司聰明不揆狂

愚輒獻公議謹議一作皆舊唐書本傳及唐文粹

晋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晋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穀觀以昇趙衰余謂

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川文粹諸侯

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晋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

私議於宮不博謀於鄉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孤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一作則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上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非失舉也非失閤也集作問非失問舉非失舉失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

商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盾之義謹議

昭陵寢宮議

王仲舒貞元十四年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蕪摧毀畧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連年欲議脩置會要緣作理舊宮本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往行宮處脩造所冀久遠便人會要作安又為改移舊制恐所見會要作在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寮同商量可否聞奏者守右補闕王仲舒議曰

伏詳勅旨以太宗陵廟衣冠所游嚴上之誠重於改作寔聖人之孝也但以既經焚毀舊制將來仙馭所經恐違虔

奉之意其本地素無泉源日羞饋祀出於人力登降難爲  
褻味又仲尼有言易墓非古臣庶兆域尚重芟夷園寢之  
間豈宜振擾不可再興版築理足明徵陛下聰明聖神德  
叶文祖寢宮廢墜歲序滋深獨留其功以候聖旨伏惟精  
選信任大臣嚴重其禮昭告陵廟以通明靈令於栢城之  
中卜其近地畧雕琢之費因耕稼之休務錄愛人節用之  
心副文皇還郭之志天下幸甚謹議

同前

權德輿

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  
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  
無必在山上不可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

祀事所資敬也絜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上以

便

集作  
便於

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

縮版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

爲異况舊制旣毀新宮是脩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

且

一無  
且字

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爲易饗獻之禮是資嚴恭

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爲饗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

言於

一作  
其

絜淨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褻味所以交於神

明也因茲冽井以備薦羞所謂敬且

一作  
而

絜也凡事舉必

以制度當否爲大而以人力勞逸爲細若於事爲當而又

無

一作  
所作

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陛下從宜之

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格之義豈

山上山下而為遠近耶臣愚以為但在栢城之內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寮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一作皆唐文粹及集本

酷吏傳議

前人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為文粹

謂全德不然則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集本川文粹作惡

皆川文粹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

吏司馬氏脩史記文粹有始字作二傳以誠世爾而後以卸都

為酷吏傳首愚有惑焉都之為中即將上欲搏野彘活賈

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

人文粹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臣歛手仄目其為鴈門

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

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

入居命卿出摠列郡文粹作羣首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

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庭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

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

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

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椎埋沉命舞文巧詆之

徒目為等夷雜列篇次至於文粹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

體又何補焉噫噫洪範之沉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

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在道以善文粹官

無處父之華異申張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

剛而無害文粹作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辯之不  
惑而已天下似是之為失多矣文粹作天下似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  
開卷之際恍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氏文粹作也猶  
不能辨也文粹無也字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前人

予讀東漢史至彭寵舉兵拔薊城自為燕王倉文粹作倉頭子  
密等因寵獨在便室卧寐遂共殺之以其事詣闕封為不  
義侯愚以為非先哲王封賞之本旨也遂作議云先師曰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  
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世祖之初天命再集於此時貞  
百度正三綱纂脩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

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却鄴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  
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  
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  
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王師以  
征之以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之或用之而  
不能盡及夫倉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祖忍待其文粹作時  
伺卧寢遂使命懸僕隸倉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侯  
愚以為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文粹字于亂罪不相  
蔽各宜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  
且舉以不義則莫可侯也文粹有而此侯三字通監作此而可侯漢爵為不  
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且

如纛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莖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焉况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刑賞使天下陪臺廝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徼侯印授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換漢書項氏訓之原棄名器而汨彝倫且以憲令為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君文粹山陽脅奪本其所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太史公口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秦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為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文粹有甚焉嘗

試言之夫聖人無作作則為萬代法蓋仲尼美文王之德

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

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

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末

禮記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復文粹革命父為天子子云

未受當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

誓師也曰惟我文考四字文粹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

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

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文粹有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

文王改正朔書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

王制既行則不復應文粹云改物是審及經者也夫大

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間若億兆之去

雷天命之與奪則與文粹作存字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詔

歌文粹有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盈字則湯武放伐所

謂後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若殷道未絕紂惡

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此其非聖者

也予以為大雅作周之義蓋承夫積德累仁為海內所歸

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文粹有謂革命易姓為作周也

秦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

故斷為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叙之曰十有一

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文王既沒經義

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焚舟議

楊夔

秦伯伐晉兩用孟明皆敗績用之不怠復伐于晉晉人不

出遂封殺尸霸者以武為功乎昔楚子敗晉京觀以昭武

功楚子不從曰所以稱武者以有七德也我無一焉其可

稱哉今稽秦師忽蹇叔之忠諫納杞子之狂謀勞師欲以

襲國殺及彭衙之敗隻輪不返渡河焚舟示其致死晉不

與敵遂霸西戎亦未為勝也况兩敗一勝與敵乃亡尺全

寸焉足為功哉夫饑虎餒狼一意於吞噬乎吾見晉之懸

門不發者君子多矣

文苑英華卷第七十終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faintly visible on the right page.


Faint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